

清朝文錄簡編

六

姚氏清朝文錄簡編

卷六

清姚椿原編

杭縣張相

選評

丹徒莊啟傳

志銘下

李剛主墓志銘

方苞

以是爲兩句
語有分寸

李塏。字剛主。直隸蠡縣人。其父孝愨先生。與博野顏習齋爲執友。剛主自束髮。卽從之遊。習齋之學。其本在忍嗜欲。苦筋力。以勤家而養親。而以其餘習六藝。講世務。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以是爲孔子之學。而自別於程朱。其徒皆篤信之。予嘗謂剛主。程朱之學。未嘗不有事於此。但凡此乃道之法迹耳。使不由敬靜。以探其根源。則於性命之理。知之不真。而發於身心。施於天下。

傳神之筆

以下序剛主
事忽詳忽略
若斷若續用
筆如草蛇灰
線

國家者不能曲得其次序。剛主色變爲默然者久之。一吾友王源崑繩。恢奇人也。所慕惟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目程朱爲迂闊。見剛主而大悅。因與共師事。習齋時年將六十矣。余詰之曰。衆謂我目空並世人。非也。果有人敢自侈大乎。剛主嘗爲其友治劇邑。期年政教大行。用此名動公卿間。諸王延經師主閭外者。爭欲致之。堅不就。康熙庚午。嘗舉乙科。晚歲授通州學正。浹月以母老告歸。長官不能奪也。一崑繩慨不快意。既葬二親。遂漫遊。將求名山大壑而隱身焉。雖妻子不知其所之。予與剛主每蹙然長懷。而無從迹之。數年忽至予家。曰。吾求天下士四十年。得子與剛主。而子篤信程朱之學。恨終不能化子。爲是以來。畱兼旬。盡發程朱之所以失。習齋之所以得者。予未嘗與之爭。將行。憮然曰。子終守迷。吾從此逝矣。使百世以下。聰明傑魁。

此是望溪學
問根本

此望溪自負
語

之士沈溺於無用之學而不返。是卽程朱之罪也。予作而言曰。子之言盡矣。吾可以言乎。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荆湖。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而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閔。稱此轉渺乎其小耳。吾姑以淺事喻子。非其義也。雖三公之貴。避之若浼。子之所能信於程朱也。今中朝如某某子。夙所賤惡。儻一旦揚子於朝。以學士或御史中丞徵子。將亡命山海。而義不反顧乎。抑猶躊躇不能自決也。吾願子歸視妻孥。流行坎止。歸潔其身而已矣。崑繩自是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一其後予出刑部獄。剛主來唁。以語崑繩者。語之剛主立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已鐫版者。削之過半。因舉習齋存治存學二編。未愜予心者告之。隨更定曰。吾師始教。卽以改過爲大。子之

句中有畫情
景逼真

銘末數語完
密周匝全篇
動氣爲之生

言然。吾敢畱之。爲口實哉。習齋無子。剛主中歲遷博野。爲葺祠
堂。以收召學者。博野去京師三百里。剛主自來。唁後復三至。予
家一問。吾母之疾再弔。喪終則自計。衰疲恐不能更出。而就別
予。驅柴車。長子習仁。御往返。芻秣皆載車中。知予時寒且艱也。
嗚呼。卽是而剛主之勤於身。式於家。施於人。而措注於事物者。
居可知矣。一剛主言溫溫然。終日危坐。肅敬而安和。近之者不
覺自斂。抑以崑繩之氣。旣老而爲剛主。屈以剛主之篤信師學。
以予一言而翻然改其志之。不欺與勇於從善。皆可爲學者法。
故備詳之。而餘行則不具焉。銘曰。
習齋矢言。檢身不力。口非程朱。難免鬼責。信斯言也。趨本無歧。
各從所務。安用詆嫖。君承師學。固守樊垣。老而大覺。異流同源。
不師成心。乃見大原。改過爲大。前聞是尊。琢瑕葆瑜。有耀師門。

此文在望溪
集中爲縱肆
之作

如讀扁鵲倉
公等傳

九原相見宜無間言

陳馭虛墓志銘

方苞

君諱典字馭虛京師人性豪宕喜聲色狗馬爲富貴容而不樂仕宦少好方術無所不通而獨以治疫爲名疫者聞君來視卽自慶不死京師每歲大疫自春之暮至於秋不已康熙辛未予遊京師僕某遭疫君命市冰以大罌貯之使縱飲須臾盡及夕和藥下之汗雨注遂愈予問之君曰是非醫者所知也此地人畜駢闐食腥羶家無溷匱汗溼彌溝衢而城河久涇無廣川大壑以流其惡方春時地氣憤盈上達淫雨汎溢炎陽蒸之中人膈臆困憊忿蓄而爲厲疫冰氣厲而下滲非此不足以殺其惡故古者藏冰用於賓食喪祭而老疾亦受之民無厲疾吾師其遺意也一予嘗造君見諸勢家敦迫之使麋至使者稽首階下

嬉笑怒罵皆
成文章

借事諷世言
者無罪聞者
足戒

君伏几呻吟固却之。退而嘻曰：若生有害於人，死有益於人，吾何視爲？君與貴人交，必狎侮，出嫚語，相訾訾。諸公意不堪，然獨良其方，無可如何。予得交於君，因大理高公公親疾，召君不時至。獨予召之，夕聞未嘗至以朝也。君家日饒益，每出從騎十餘，飲酒歌舞，旬月費千金。或勸君謀仕，君曰：吾日活數十百人，若以官廢醫，是吾日殺數十百人也。諸勢家積怨日久，謀曰：陳君樂縱逸，當以官爲維婁，可時呼而至也。因使太醫院檄取爲醫士。君遂稱疾，篤飲酒，近女數月，竟死。一君之杜門不出也，予將東歸，走別君。君曰：吾踰歲當死，不復見公矣。公知吾謹事公意乎？吾非醫者，惟公能傳之，幸爲我德。乙亥，予復至京師，君柩果殯，遺命必得予文以葬。予應之而未暇以爲。又踰年，客淮南，始爲文以歸其孤。君生於順治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康熙某年某

歎賞不置

橫插一段文
格蒼老

敘事絕似昌
黎

月某日娶某氏子某銘曰。
義從古。迹戾世。隱於方。尙其志。一憤以死。避權勢。胡君之心。與
人異。

特贈太僕卿周公墓志銘

胡天游

雍正六年秋。詔下尙書太常。寵嘉勤官旌死事之吏。特贈故江
南松江府知府周中鉉太僕卿。惟古者有功德於民。加地進律。
有循其職。守而恪。毋顧計利害。毅而能奮。錫爵命膺。車章厥非。
常典。公字子振。其先宋知南康軍事。道國公敦頤。六世祖之德。
仕明湖廣通城尹。高祖洪謨給事中。曾祖懋穀舉孝廉。祖琦瑩。
贈文林郎。父賓雅恩平縣令。公慷慨通豁。才名早有聞。習明吏。
條。長安公卿中。往往知其名者。起家崇明縣丞。故事。縣大細。惟
令尉少任事。假權丞中。厠唯主。唯諾幾如無官。公振舉綱理。勵

遺詞琢句古
色斑斕

爲治。曠文。龐訟。令時不能聽。爲代決立成。崇明故重鎮。坐甲千人。欲預取軍食於官。不獲。曹激。殺刃縣中。官吏咸駭。噤匿。公聞曰。事若此。孰却禍耶。挺身前爲宣布凶順。利敗。究竟感切。聳動衆。投械曰。諾。吾屬駭。瞠未曉。幸謹從公言。一久之。華亭尹缺。當復除。江南開府承聖祖仁皇帝制。下所部擇賢才吏。勝治劇者。上公名。得召見。賜對稱旨。遂授華亭令。至之日。迨乎後遷。其政簡而不弛。刑協而不煩。歸勞於秩。以和得民。民有自殺其伯。指誣甲甲久瘼。憫無能己。白公考情實。置其當法者。獄以平。縣夙多盜。爲民厲。則擒誅主魁。餘黠亡屏。境壤乂安。甲辰秋。會大霖雨。以風鼓海。驟溢。巨防盪蹴。數百里。魚華亭民簿記。不可勝數。敗稻穫。邑用匱。凋民艱。輸秋租。乃約吏無煩。追求弔恤。死疾具舍。宇衣糗。存散傷。又力爲請賑。由是多所甦全。未幾以歲賦不

虛寫一筆卽
以起下

他人連篇累
牘所不能說
盡者此獨以
數語了之何
等簡潔

中常律法當罷。邑人日走聚訴。大中丞以聞於朝。今皇帝許復
畱公。以七品秩位下大夫。感恩厚。殊思益自砥上。亦知公治有
方。繼被褒美。一四年丙午。命自華亭令守松江。松江距海南仰
太湖。地庫水都。吳中苦潦害。大損田。率十八九。自古明水利者。
言三江震澤所同入海。然東江由東南上貫同里。犁湖。至於白
蜆。婁自甘泉達華澤。急水。凡二百餘里。入於澱湖。皆松江支流。
太湖匯湖州羣溪。天目西北鄙遠。受宣州山谷水。廣三萬六千
頃。後從吳淞經華亭青龍。以放乎海。松旣久湮。自宋元嘉中已
噎塞。菱蘆競封。益就沃陸。民遞侵而畚。隴遠愈廢。前時爲治。或
不省要害。規別鑿渠。浦使無泛。徒費畱少。裨誠欲祛墊。釋咨俾
國勿壑。疇穡歲利。若網在綱。必循其端。則宜專治松。於是天
子憫之。慨然將求三江故道。命兩貴臣往大濬川。兼修婁水之

據事直書無
一溢詞絕好
史筆而敘述
亦雅近史公

渠。今以稱劉家河者。中丞監司相與謀。是資強敏吏。要無出周
刺史。遂舉昇公。一公既受令。計畫規度。以勉厥庸。冀績成底休。
吳民浚江。自王渡至野雞墩六十里。又三十里。陳家渡地由近
海。而洪騰悍雄。唯畚箕是阻。公以爲非堰。殺其怒。終不可施。既
堰。石籠土。當之再竭。再潰。念迨夏役久。且妨農。趨召衆力。赴躬
前。指呼所乘船。當險或懼危。不測。請還。公曰。其敢避王事。先難
退。卒揮之。築未合。而湍大鬪。遽覆舟。會暮昏。吏士擾亂。倉卒不
得救。遂卒於江中。年四十九。事聞。天子悼公才良篤勤。職司就
致殞沒。爲之嘉傷。既贈今官。復廕子一人。得錄於太學。賜司農
金與葬。而命祭於官。備夫哀榮。一公自起從仕。至皆有恩。方宰
華亭。遭太夫人憂。華人告行省。願以百姓服三日。服代公三年。
喪請毋去官。其私以祠祀。歌思不忘。則攝六合尹。家人或道過。

古勁

六逆旅。戒不取值焉。以志公惠。十一年春。公子道澧等。既奠於封。淑人師氏胡氏。祔謂先大夫。恪循其官。以終荷渥。褒其曷可。無宣於辭。俾後咸有述。乃表吉石。以振銘詩。

伉伉周葉。有翼其傑。以紹於豐。不猛而剽。果毅且安。宜民攸宗。其勤孔武。坎窞無所。孰遏之功。帝曰。汝勩顧錫。乃位。胡曠以崇。竭竭旃旆。歸焉是保。士慨展同。不愆銘德。利嗣垂式。嚮望大宮。

侍講學士鄒公墓志銘

胡天游

壬戌九月。學士鄒公既卒。搢紳僚列。遇於朝者。羣相弔嗟。朋友哭於私家。江南之士之在京師。無識與否。咸曰。善人沒矣。惟公醇質夷行。虛恭而樂士。在翰林三十年。最爲宿老。爲儒者望。而官不過侍從。卒之日。其貧愈於其未仕也。公少俊敏。周睟識字。八歲通諸經。能成文章賦詩。孝弟之行。有過人者。其厚和樂易。

婉而成章

清淡之中有
無限曲折

既痛逝者行
自念也

雖武夫悍卒可使去。驚驚而豎隸之愚亦知其易親而願事也。一公之官自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歷右春坊贊善。出爲河南督學使者。還遷侍講。以至於學士。公之學主守六經。旁及釋老氏。皆覽焉。而無所溺。其於文章。清純淡茂。彷彿其爲人。而尤長乎詩。於物無所好。惟嗜書。不以老而倦。聞人之善與士或奇俊才秀甚樂稱道。請交而一出於誠也。始官編修。大臣有薦之者。遂預修史。及督學河南。教諸生皆有法式。既爲學士。以序當遷九卿。然公門下生與後進年少。舉科第六七載。或已開府躋顯仕。而公文學宿舊。聲名行誼遠在他人上。乃獨以學士終。嗚呼。是所不能知已。一初公有疾。將請老以歸。貧未能遽行。既而加漸。遂卒於京師。古之仕者祿有餘。而從容去就有以自得。後世窘殆迫局。事勢之不同。顧有若此。鄒之先自明中世及順治初。

氣盛言宜

代以仕宦稱貴族。其兄弟同時有官御史太守者。子某復舉進士。爲都水郎。今年二月。方奉公柩歸葬於江南。請爲志焉。哀公之不可復見。增感喟於永傳。故有以銘其德。係曰。戰國三騶子。談說當世。而公著書。獨以儒。鄒陽稱名。文詞則駕而相與驅。其無憾者。君子之澤。爲善蓋有餘。鄉則泰伯。傍沼巨區。枕其安原。公寄隱於此乎。

鬱林州州判甯君墓志銘

朱仕琇

君諱良驥。字德稱。其先臨川人也。由邵武禾坪。再徙建寧西鄉。遂入縣治三陽廟前家焉。子孫別爲三陽甯氏。至太學生際輝。以富善得名。君祖也。君父明章。益俶儻任俠。多賢雋之游。以縣文學卒。援例歲貢生。君生饒家。兒時日坐塾讀書。不喜爲子弟豪縱事。稍長。文筆秀異。謹言動。同游敬之。年十六。附學籍。以累

伏脈

醒豁

轉捩一筆絕
似荆公

試高等食餼。拔入太學。君嘗受業謝閣學道承。知棄俗學。通習傳記百家書。能詩賦。工書法。生平慕陸清獻公爲人。其在太學。教習官學生。一以禮法。諸生悅喜。以國史館謄錄事竣。議敘判鬱林州。未抵任。卒。年四十五。一君事繼母。謹治父母喪。不用浮屠。履家產。前後豐約之異。意泊如也。故人以苟卿君子憂。則靜而理之。義推君。謂君於陸公。非苟爲慕者。君精於方脈。其卒以病喉。初疾。君自審可治。處劑未決。欲抵蘇就良醫。謀之。日夜亟行。未至前一日。卒於舟中。以劇發要害。藥猝不得施。故也。知者旣哀君。又咎君持重以禍。然世之輕自任以殺身者。亦多矣。則君之處。慎豈非自得正命者哉。一予長君三歲。少朋試有司。相慕用。及予吏歸。君方憂居。命子人望從予學。始過從相得。因知君宅心和正。通人事。於仕爲宜。惜其早世。利不及人也。昔唐宋

上下古今
睨一切而措
詞卻甚委婉

搔首問天

太學之盛。士皆來聚。而當時公卿。多由州佐發聞者。若君之賢。與其迹。其於古人幾矣。而終不遂。則推之天下。其如此鬱沒。未名之材者。必多也。由此觀之。史冊所稱其人。亦適遭其幸者。已豈真人才有古今之異耶。人望縣學生力學行有儒才。識者皆曰。必大甯氏。然則君之志。其亦不必恨其不得於身矣。某年月日。人望以君葬於某山。來請銘。銘曰。

方義圓知會聖時。太學出官齒未衰。階登儒術上下諧。一蹶初蹶以喪歸。親知迎哭。善人疑天命。賁若甯僭。差如大川流。規爲陂膏潤。涵澹甯無爲。在原稔稻旱求資。君社嗇躬豐後遺。有嗣獵古文益奇。圍空兔雉畱虎皮。廟幄覩深捫六彝。周旋仁義中。軍麾藝成征吉。皇家毗輸宣。豈弟活生黎。君志之償。獲在斯世。人短慮矜睫眉。轉徙勢利生瑕疵。目狎伏雌豈奮飛。我辭於幽。

非夸媚。用激薄俗。冥君悲。

陳處士墓志銘

朱仕琇

昔東漢之末。賢人輩出。潁川陳氏。荀氏尤盛。世有令聞。接於魏晉。其時稱陳氏之德者。曰公慙卿。卿慙長。是知勢位隆卑。不足爲太上之輕重也。自太邱後。郭有道。覃季子侯元覽。孔甯極。徐希顏。皆以布衣特見於名人之文。至連處士。喜施應山之人。思之。郭義官一村老。樸誠孚於異物。歐陽永叔歸熙甫。樂書其事。甚矣德之必聞也。三公列侯。載於民上。萬目所仰。歿而無稱者。多矣。雖或譜史冊。而世多昧焉。閭巷匹夫。聲迹淺近。而文人喜名於篇後。世共傳其人。豈非誠之不可掩。而教之所賴以立者哉。一陳處士國婁者。建寧北鄉石白人也。字聖標。少業賈。與衆逐什一之利。然仁心爲質。未嘗以是傷其行也。嘗予人白金二

一抑一揚
勸之意自
言外尤佳
起落均用
筆直在